



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53 年 12 月在联合国建议创建国际性的原子能机构。参见第 8 页和第 9 页有关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的节录。

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和 全球核领域的新议程

为适应正在出现的挑战和机遇，关键领域的合作已得到加强

冷战后全球核领域内的一些根本性变化，使世界步入了一段鼓舞人心的新历程。核武器库的缩减，反对进一步扩散核武器联盟的更加壮大，及重申对安全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承诺，都是这一不断变化着的场景的一部分。这种转变正在促使联合国（UN）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重新制订全球核领域在走向下个千年的道路上的议程。

今天的挑战与机遇，来源于这半个世纪国际上在驾驭原子和为无核武器世界创造条件方面的共同努力。尽管有这些积极的措施和受人欢迎的态度转变，但前面的道路上仍有许多困难。不管怎么说，取得持续的进展所需的关键因素已经具备，欠缺什么也不难弄清楚。

客观形势能够很容易被当时的许多批评性言论和竞相报道的重要新闻蒙上阴影，特别是原子弹显示其极可怕的威力和 UN 诞生后 50 年的今天。

UN 及其系统内的各组织，一直在受到特别猛烈的批评。无论争论的是哪个具体问题，各种观点都离不开两条常见的主线：渴望有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愈来愈希望有更多的事实使人们相信这样的世界正在建立。UN 是作为争取国际和平与安全以满足人类最高愿望和最大期待的一个世界性工具而诞生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直被要求完成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作为 UN 系统内负责“原子能用于和平”的组织的 IAEA，同样始终以实现人类的最高标准和理想为己任。（见第 9 页方框。）

尽管有些批评和要求改革的呼声是有道理的，但很多指责有失偏颇。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任何组织都不是在真空中运转的。

成就与不足都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现实（成员国愿意做、为之出钱和政治上支持什么）紧密相关。就全球这一级而言，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不可能在每个问题上总是意见一致的。为弥合分歧、达成共识和协调行动而进行的努力，可能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尽管光是谈论问题是不够的，但这是探寻并实施有效的解决办法的第一步。

幸运的是，同 UN 头 50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相比，当前的国际气氛更有利于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分为两极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那种冷战，已不再成为使 UN 陷入僵局的威胁。变得温和的气氛为全球合作开辟了重要的新途径，但也给 UN 及其大家庭中的各组织带来了许多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UN 秘书长加利最近写道，“UN 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对组成 UN 的成员国和 UN 为之服务的全世界人民的挑战。在这些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各国政府和舆论就他们希望 UN 成为怎样的组织、希望它做什么以及愿意为它的运转贡献些什么作出决定。”

过去，很多人一直批评 UN 系统缺乏凝聚力和协调性。依我之见，这种批评不适用于 IAEA 及其在核领域方面与 UN 的关系。在核不扩散、核武器控制及和平核技术的安全发展等领域，早已建立了有效地采取合作行动的渠道。

在过去十年中发生的三件事——1986 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1991 年伊拉克秘密核武器计划的发现，以及 90 年代苏联解体为若干独立国家——都明显地留下

汉斯·布利克斯

布利克斯博士是 IAEA 总干事。

了它们的印记。IAEA 的议程表已经据此作了修改,以适应许多新的问题和需求。有些计划已重新定向,另一些计划已得到显著加强。最主要的目的是支持各国为核能的安全发展建立更强更有效的国际框架。下面请允许我就全球的发展和 IAEA 在 UN 系统内的作用更详细地阐述几个重要问题。

建立无核武器的世界

可在 90 年代中清晰见到的是,IAEA 和 UN 用事实证明,它们在裁军和核不扩散的许多领域存在着密切、及时和有效的相互配合。IAEA 根据 UN 安理会的指令和在海湾战争后成立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配合下在伊拉克进行的核检查,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并已得到广泛报道。通过根据安理会的指令进行的由 IAEA 领导的数十次出访,检查人员发现并描绘出了伊拉克的秘密核武器计划,有效地采取行动将它摧毁或使之失效,以及制定并开始执行旨在防止其死灰复燃的长期监测和核查计划。

这一事件检验了国际社会在采取持续、协调和坚定的行动方面的决心和它的各种机制的响应能力。IAEA 的创立者们颇有先见之明地赋予该机构有权直接向拥有采取执法行动的国际权利的安理会报告。1992 年 1 月,安理会强调了防止核扩散的决心。在宣布“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安理会强调有效的 IAEA 核保障在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并表示一旦 IAEA 通告发生了任何违反核保障的事件它就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

在伊拉克,安理会授与 IAEA 检查部门的各种权力和获取信息的权力,要比各当事国根据其核保障协定通常给予的大得多。从这次事件获得的经验已促使许多国家接受核查措施,并研究其它的措施,即大大加强 IAEA 的机密数据库和核查能力,特别是探知未申报核活动的能力的措施。IAEA 在核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内受核保障的核材料方面的检查活动,已经证明这些措施是有效的,尽管在促成 DPRK 全面履

行其核保障协定方面仍有困难。

总的说来,安理会一直把 IAEA 看作 UN 系统内负责核检查的一个分支机构,IAEA 则把安理会看作政治上负责确保核不扩散承诺得到遵守的机关。随着越来越多的要求进行核查的武器控制协定的被通过或接近完成,以及不扩散体系几乎达到了全球普遍的程度,加强这一既定关系现已成了头等大事。

今后的行动。1995 年 5 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的 178 个缔约国在纽约 UN 总部开会,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步骤。(参看第 30 页开始的文章。) 缔约国决定无限期延长 NPT,并确认 NPT 包括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的承诺。它们把 1996 年作为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的目标日期,该条约正在日内瓦在联合国裁军大会主持下商讨。缔约国还号召尽早缔结停止生产武器用易裂变材料协定;赞成建立更多的无核武器区;表示支持正在进行的旨在使核领域的核查和 IAEA 的核保障更有效的努力;并号召给 IAEA 提供履行 NPT 给其规定的责任所必需的资源。

正如 NPT 大会的结论所阐明的,现在已接近普遍放弃核武器的程度。绝大多数国家已不再将获取核武器视为其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相反,现今已把这种利益与社会的、环境的和经济的状况连在一起,因为昂贵的核武器成了无用的工具,用得起的和平核技术则成了宝贵的资源。

与此同时,更多的国家表示准备使其核计划更透明,并可供 IAEA 检查和核查。它们这样做是因为认识到有必要向其邻国和世界提供其核材料和核设施被专门用于和平目的的可靠担保。人们并不把核透明度和核查看成限制国家主权,而是看成一国可以增强人们对其无核武器地位的信任和尊重其主权的手段。

已经出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举动。南非撤消了其核武器计划,加入 NPT,并与后来进行的 IAEA 核查通力合作。阿根廷与巴西开放了其核领域,供彼此和 IAEA 检查。与 IAEA 的核查连在一起的无核武器区即将在

非洲形成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全面生效。鉴于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中艰难地取得的进展,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也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挑战。并非所有有重要核活动的国家都已加入 NPT 或接受全面的 IAEA 核保障。这是不扩散体系的重要缺口。尽管这些国家说它们没有核武器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野心,但至今又不愿接受对其核事业的全面国际核查。未来的希望有赖于一些根本性的区域性安全问题的解决与核裁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看来需要有多种措施的配合,包括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库与促进缓和的措施、安全协议和邻邦未发展核武器的担保等。例如在中东,IAEA 正在以那里的国家愿意创建区域性无核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为基础,帮助它们研究未来的核查模式和方案。

国际社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对苏联解体后产生的新风险的担忧。尤其是核材料的非法交易,无论从辐射安全角度还是从核保安角度都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迄今已报道和调查过的多数事件(主要在欧洲)所涉及的材料,其数量或性质都未达到可供制造核武器用的程度,没有一起事件最终构成严重的核扩散或辐射风险。不过,此类非法活动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促使人们采取有力对策阻止此类未经许可和不受控制的核材料移动。有关国家正在携手合作加强其国内和边境的监视系统。IAEA 也正在实施一项行动计划,旨在协助有关国家处理该问题的某些方面。这一工作包括建立有关已报道的非法交易事件的数据库,并就有效的核材料衡算和管制体系问题给有关国家提供咨询。1995 年 7 月,UN 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强调安理会支持 IAEA 在该领域的活动。

苏联的解体还产生了三个境内存有核武器的新独立国家,即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三国均已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 NPT,并接受全面的 IAEA 核保障。这些行动再次确认了这些国家从其境内撤走所有核武器的承诺,尽管预计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较长的期间。

另一些挑战来自核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内正在出现的对于有效核查的需要。

新的核查作用。已达成或不久将达成协议的 CTBT、停产协定和若干核裁军协定,都将需要有效的核查体系。

CTBT 将涉及各种类型的核查措施和方案,一些国家已指出,其中一些可由 IAEA 有效地执行。举例来说,该条约的义务必然会显著地与 NPT 的有关条款重叠,而且 IAEA 早已依据 NPT 在无核武器国家中执行核查措施。有些国家预计,IAEA 将受托执行 CTBT 规定的更多核查任务。

停产协定将规定非歧视性地禁止生产核武器用可裂变材料。因此,IAEA 的有关经验同样正在被认可。对于依照停产协定需受到核查的那些类型的设施,机构将如同按照 NPT 那样实施核保障。

依照核裁军协定,核弹头的拆解必将产生大量核材料。尽管核武器国家会核实核武器的实际拆解情况,却未必会核查已回收的钚与高富集铀。去年下半年以来,IAEA 一直在对美国贮存在仓库中的大量武器用核材料实施核保障,而且俄罗斯或别的核武器国家一旦作出决定,IAEA 也可能会在这些国家进行类似的核查。

预计钚和富集铀的库存今后几年会大量增加,既有核武器拆解产生的,又有各种核活动产生的。机构早已在与一些国家商讨有效地对这两种材料实施核保障的方法与方案,不管它们是放在库房里的,已作为废物处置了的,还是重新作为燃料在核电厂中用于发电的。

扩大法律框架。在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的所有这些领域,已有的核法律框架将随着新协定的达成而扩大。但我们由经验得知,协定不可能仅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求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特别是有效的核查。军队和军备减少得越多,越需要使有关国家相信承诺正在得到遵守、尊重和可靠地核实。

IAEA 在强化其核查体系方面的努力,旨在对按照 NPT 型核保障协定申报的核清单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从而对不存在未申报

的核活动,提供更可靠的担保。已采取的和计划采取的措施,都要求有关国家提供更多的合作。许多政府正在支持这些措施,这意味着它们越来越重视提高世界核安全水平和增强对其全球监护者的信任。

核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如同核保障领域一样,新的挑战 and 机遇正影响着确保核能安全发展的方向。许多活动极大地有助于实现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议程》给可持续发展设定的全球目标。

核安全和辐射安全在该议程中处于优先的位置。自从 1986 年发生灾难性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以来,一些国家已在 IAEA 主持下通过了三项与安全有关的国际公约,并正在商讨另一些公约。这些已通过的公约,规定了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涵盖及早通报核事故、发生核紧急情况时提供援助以及确保核动力厂安全的基本要求和机制。正在起草的有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的公约和关于核损害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的修订本。此外,《1972 年伦敦公约》的缔约方,在 UN 国际海事组织的主持下,已经通过了禁止在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的国际禁令,并给 IAEA 指定了新任务。

这些全球性的步骤并未使各国主管部门的管辖权转移,它们仍是核和辐射安全的主要责任者。然而,这些步骤确实显示出各国日益意识到,任何地方的安全水平都必须高的,基本规则应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

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工作依靠并扩大了 IAEA 在安全标准和安全服务方面的广泛基础。例如,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有关核动力厂的及有关医学、农业和工业领域辐射防护的基本标准,就一直在修订。从世界卫生组织(WHO)到粮农组织(FAO)和国际劳工局(ILO)等国际组织,都一直在参与这些工作。1996 年,IAEA 将更新其有关安全运输放射性材料的推荐意见,这些推荐意见一直被各国的放射性材料监管机构用于陆上、海上和空中的运输。

放射性排放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

响,也正在引起人们的密切注意。IAEA 是 90 年代初设立的国际切尔诺贝利项目的发起单位,目前正与 WHO 和欧洲委员会一起组织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这个会议将于 1996 年即该事故发生后十年之际召开。鉴于人们在不断地猜测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健康和环境效应,因而这个科学会议将实事求是地评估其放射学后果。

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其中包括:提高切尔诺贝利型及其它类型核电机组的安全水平;改进对辐射源及其安全使用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协调旨在加强全球与俄罗斯在放射性废物管理和环境恢复领域的合作的行动。

核动力和能源需求。对于全球安全性问题的更大关注,不应掩盖总体上极佳的核能记录。例如,全球 432 台核电机组生产着世界全部电力的约 17%。在许多国家中,这个份额还要高得多。它们正常运行时几乎没有环境影响。正如富有环境意识的“罗马俱乐部”已经指出和许多国家已在实践中证明的,核电是较之排放能威胁大气的二氧化碳等废气的那些发电选择更加清洁的选择。

由于可持续发展要给愈来愈多的世界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因而必然要求使用更多的能源,尤其是电力。从哪里搞到这些东西呢?这需要对各种能源选择做大量的分析,以便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IAEA 和另外几个国际组织,正在帮助各国对包括核动力在内的各种发电选择的好处和问题进行比较性评估。

核技术及其发展。多数国家没有核电厂,但它们确实应用其它许多形式的核技术。现今的重点是旨在改进粮食的生产和保藏、医疗保健服务、工业生产过程以及淡水供应(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的那些应用。

IAEA 正在与 UN 系统的许多伙伴合作,例如在孟加拉国、中国和马里实施提高谷物单产和虫害防治效率的项目,在突尼斯和乌拉圭实施加强新生儿健康调查的计划。与此同时,海水淡化正在引起严重缺水的北非和中东国家的注意。机构的专家正在研究该技术的潜力。研究包括分析与核反应堆的

可能组合方式,以便同时满足淡化的能源要求和当地的工厂、家庭与商店的电力需求。

在实施 IAEA 支助的这些及其它项目的过程中,有关国家正在建立它们自己的将核技术安全地用于实现关键发展目标所需的能力和技能。为了使这些项目获得最大效益、充分利用其有限资源和将所需科技人才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机构除了加强与其它的全球性组织的联系外,还正在加强与国家的和地区的开发机构和银行的联系。

开创未来

当我们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中肯地深思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时候,不应该让大张旗鼓报道的重要新闻淹没这些悄悄取得的全球合作成就。这一记录所反映出的重大进步,使我们可以指望得到更多。

在有利于核的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气氛中,提高人类生活水准的新努力结出硕果的机会更大。裁军是这一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其它领域——特别是远程通信、生物技术以及科学与医学的许多分支——的进步同样如此。这些进步定能增强我们获取知识和加深对地球与人类生命系统的理解的能力。

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世界的安全不可能单单用军事尺度来衡量。就个人而言,人的安全从根本上说还包括免受饥饿与疾病的威胁。

这个等式的军事一侧一直力图主宰各种思想——和国家的预算。随着各国逐步削减军事开支(1987 年以来,总的年削减率为 3%),情况正在开始改变。UN 的估计是,1987—1994 年间全世界的减少量——即所谓的和平红利——已达到大约 9350 亿美元。不幸的是,这种和平红利至今只有一小部分被转用于社会与环境发展——或用于也许可称作“可持续的裁军”方面。

未来的决定将大大影响满足全球人类安全的种种需求的能力,而这些需求无论是广度还是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在下个世纪——正如我们在开罗举行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那么惊讶地听到的——全球将

再增加数十亿居民。这些重要新闻告诉我们,人口炸弹正在滴答滴答作响。世界人口达到 20 亿用了 10 000 代人的时间,而现在只用了 46 年(与 UN 存在的时间差不多)就增加了两倍。

未来的问题是清楚的。但正如 UN 秘书长加利指出的,至于解决办法,未来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更加不确定和更加复杂。需要的是努力工作、更大的合作和更多的资源。核能领域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一领域中,全球的基础——在过去十年中已得到检验和加强——现在必须得到更加坚决的支持,以适应我们面前的这些挑战和机遇。 □

IAEA 支助的项目正在帮助一些国家将核技术用于它们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原子能用于和平

42年前的12月份,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第8届会议上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议创建一个国际性的原子能机构。该提议最后导致IAEA的建立。该讲话节录如下:

今天我觉得非用一种某种意义上讲是新的语言来讲话不可。这是在军队中生活了如此之久的我本想永不使用的。这种新语言就是原子战争的语言。

原子时代一直在以这样一种步伐前进,以至世界的每个居民都会至少从比较的角度,对这种发展的程度以及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极端重要性有所认识。显然,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想要明智地追求和平的话,他们就必须了解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事实。

我的关于原子能危险和原子能威力的陈述,当然是从美国的角度说的,因为这是我所知道的仅有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我无需向本次大会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是全球的,而不仅仅是一国的。

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了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原子爆炸。从1945年那天至今,美利坚合众国已进行了42次试验性爆炸。现在的原子弹威力是标志原子时代到来的那些原子弹的25倍还多,氢武器的威力则达到了百万吨TNT当量的范围。

今天,美国的原子武器库存量已超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期各战场飞机和枪炮所用炸弹和其他弹药总当量的许多倍,而且这一库存量还在与日俱增。一个无论是舰载的还是陆基的飞行大队,现在都能向任何可到达的目标投掷威力超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到英国的全部炸弹的原子炸弹。

无论是规模还是种类,原子武器的发展无一不是惊人的。原子武器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可在我国各军种中普遍装备的程度。美国的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有能力将这种武器用于军事目的。

而且,这个令人生畏的秘密和这些可怕的原子武器不仅仅我们有。

首先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知道这个秘密。这两国的科学精英们对我们最初的许多发现和原子弹的设计做过巨大贡献。

苏联也知道这个秘密。他们已告诉我们,最近几年里他们在原子武器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此期间,苏联爆炸了一系列原子装置,至少有一个涉及热核反应。

如果说美国曾一度拥有或许一直被称为原子力量垄断权的那种权力的话,那么这种垄断权几年前就已不复存在。所以,尽管起步较早使我们积累了眼下在数量上有很大优势的东西,然而今天的原子现实蕴涵着两个意义更大的事实。第一,现在掌握在几个国家手中的这些知识最终将会被其它国家,可能是其它的所有国家所共享。第二,即使在武器数

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和由此而来的毁灭性反击能力,也不能自行阻止突然的侵略会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可怕的损失……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分裂的世界中,不可能依靠一项惊人的行动就能拯救人类。我知道,我们必须用很长的时间采取很多步骤,才能使人类有朝一日能冷静地思考一下自身和真正使相互和平相处的新气候遍布全球。但我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采取这些步骤……

至少存在着一条新的尚未得到很好探索的和平途径,即现在已由联合国大会指明的途径。联合国大会在其1953年11月28日的决议(第715(VII)号决议)中,建议“裁军委员会研究建立一个由主要的有关强国的代表组成的分委员会的可取性,这个分委员会应秘密探索一种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并不迟于1954年9月1日就此种解决办法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美国注意到了联合国大会的这一建议,并准备立即同其他的或许是“主要的有关”国家会晤,以探索“一种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解决不仅给世界和平而且给世界人民的生命蒙上阴影的原子军备竞赛问题。我们将把一种新的思路带入这些秘密会谈或外交会谈中。

美国所谋求的不只是仅仅削减或消除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材料。单单从士兵手中拿走这种武器是不够的。必须把这种武器放到那些将来知道如何剥去其军事外壳并使之适应和平应用的人手中。美国知道,如果能使原子军备增加的可怕趋势逆转,就能将这种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开发成造福全人类的伟大恩泽。美国知道,从原子能获得和平的电力并非痴心梦想。这种已经证明了的能力今天就摆在我们面前。谁能怀疑,如果世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拥有数量足够的、可用来检验和发展他们的设想的可裂变材料,他们就能将这种能力很快转化为可普遍使用的、高效的和经济的应用呢?

为了使原子恐惧开始从东西方政府和人民头脑中消失的这一天早日到来,有一些步骤是现在就可以采取的。

因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主要的有关国家的政府,在经过审慎的考虑后认为许可的程度上,应该现在开始并且今后继续将其天然铀和可裂变材料储备的一部分共同捐赠给一个国际性的原子能机构。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个机构能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捐赠的比率、程序和其他细节,当然都属于我前面提到的“秘密会谈”的内容。

美国准备真诚地进行这些探索。任何以同样真诚的态度行事的美国的伙伴们将会发现,美国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或吝啬的伙伴。

毋庸置疑,一开始和早期捐给这一计划的材料数量不会

很多。然而，这个建议有这样一个大好处，即它能够在没有刺激和相互猜疑的情况下得到实施，而这样的刺激和相互猜疑在试图建立完全可接受的世界性核查和管制体系的情况下都是很容易发生的。

可使这个原子能机构负责接收、贮存和保护所捐赠的可裂变材料和其它材料。我们的科学家们的聪明才智，定能提供使可裂变材料库基本上不会被人突然偷抢走的特别安全措施。

这个原子能机构更为重要的责任是设计可动用这些可裂变材料以服务于人类的和平追求的方法。将动员各行专家把原子能用于农业、医学和其它和平活动。一个专门的目的是向世界上能源匮乏地区提供充足的电力。

这样，这些捐赠强国就能将其一部分力量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增加他们的恐惧。

美国非常希望——并引以为荣——同其它“主要的有关”国家一道着手制定使原子能的此种和平利用加速的计划。在“主要的有关”国家中，苏联当然算一个。

我已准备向美国国会提交（并且非常期望它们得到批准）任何一个这样的计划：它们首先要鼓励在世界各国范围

内研究最有效地和平利用可裂变材料的办法，确保研究人员拥有进行各种有关的实验所需的可裂变材料；其次要开始减少世界上原子武库的潜在破坏力；第三，要使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民看到，在这个文明的时代，世界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大国，首先感兴趣的是人类的愿望而不是军备的积累；第四，要为讨论和平和提出倡议开辟一条新渠道，至少是为解决世界要摆脱由恐惧而造成的无力状态和使和平事业取得进展就必须在秘密的和公开的会谈中加以解决的那许多难题，开辟一条新途径。

面对原子弹的这种黑色背景，美国不希望只是显示实力，还希望表示自己和平的渴求和祝福。

未来的几个月将做出许多重大决定。在联合国大会上、在世界各国首都和军事总部，以及在世界各地人们（无论是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的心中，都会做出一些决定，但愿这些决定是使世界摆脱恐惧奔向和平的决定。在这些重大决定将被做出之时，美国向诸位，因而也是向全世界人民保证，它决心帮助解决这个可怕的原子难题，即竭尽全力寻求能使人类的这种神奇的发明创造力不被用于带来死亡而被奉献于生存的办法。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

在联合国系统内，IAEA 就其拥有的权利来说是一个自治性的组织。这个通常被看作“原子能用于和平”的组织，起源于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创见。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建议设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创建一个国际性的原子能机构，以利用原子能造福人类。1954年，大会将该建议付诸实施，并成立了一个小组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使命。

IAEA 的《规约》是1956年10月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通过的。机构于1957年7月2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成立。195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核准 IAEA 与联合国的关系协定。IAEA 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并在必要时向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以及负责协调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发展性工作的经济社会理事会提交报告。

今天，IAEA 有122个成员国，它们直接涉足全球核能发展的多数领域。总的说来，机构的作用基本上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帮助感兴趣的国家和平核技术服务于电力生产、医疗保健、农业、工业等领域中的有益应用；二是监视民用核活动，即应一国请求，核实受核保障的核材料未被转用于军事目的。这种双重作用有许多方面。IAEA 的技术合作计划包括在约90个发展中国家中实施的、所涉资金约5000万美元的近1400个项目。另外，还有约150个 IAEA 支助的研究计划正在世界各地实施。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派遣近3000名专家从事培训等工作，同时每年有1000多名科学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在国家的或地区的研究机构或在 IAEA 的3个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之一获得实习的机会。

与核保障和核查相关的活动，基本上以机构的《规约》和同当事国缔结的核保障协定为基础。1994年底，置于核保障之下的有843个核设施，其中包括含有核材料的设施和其他场所。共与118个国家缔结了核保障协定，其中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102个缔约国。该条约规定 IAEA 是指定的检查机构。